

同学老年

吴翼民

好像诵读毛泽东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这些老同学忽然而都变成“同学老年”了。人道“岁月是把杀猪刀”，指的是流逝的岁月催人容颜憔悴老去，我说，“岁月是盏熬油灯”，则指的是岁月把人熬成一盏渐渐油干光弱的枯灯哩。

近些年昔日同学急不可耐办起了同学会，大学的办、高中的办、初中的办，连小学的同学会也办，纷纷牵丝攀藤联络通知，于是一年中连续出席好几拨同学会已然成为常态。我之所以热衷于参加同学会，是因为退休多年的同学们早摒弃了身份啦、地位啦、金钱啦，一律都是普通的老头老太，返璞归真到了几十年前单纯的状况，连每次吃饭也各自掏腰包，你看着我看着我吃得坦然喷香。当然，各类同学会最让人揪心的是会时不时听到某老师某同学患了不治之症甚或就此撒手人寰的消息。听多了，也习惯了，老师们都年逾耄耋，我们都是望七之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走了，也算不得夭寿啦。

回首往昔，我们这些同学大多还经历过下乡、下岗，备尝艰辛，但同学间的友情没有因潮起潮落而变化，有一条人生的轴线可以证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到了婚嫁期了，大家相约一定到场致贺，婚礼不免寒酸，随礼亦相应简约；接着是每人的父母相继去

世，同学们也是相约到场哀悼慰抚；再后来同学们的儿女成人结婚了，仍然相约着集体前去致贺；更有后续佳话，同学纷纷添第三代了，依然一封请柬，大家一起聚集，虽然都蹒跚老者，亦笑逐颜开，焕发着勃勃生机……多么好的同学友情，如果再往下延续的话，这条轴线可能要延续到相约着参加某同学的追悼会啦，粗想想悲从中来，细一想也不过尔尔，其实这就是人生。

由是同学们到了老年阶段了，皆千方百计设计着来日无多的老年生活怎样活得更精彩些，过得更舒心些。有的同学圈子决定每周一聚，聚会的地点涵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风景区。有的同学设计着趁腿脚尚健，一年组织一次国内游。笔者就是倡导者之一，同学老年自己组团出游，各自带上家眷，一大家子人似的，可以随心所欲，了无拘束，旅游大巴恍如当年的教室，赏着窗外的风景，车内笑语杂沓，唱歌啦、朗诵啦，互相称呼乳名绰号，把学生时代的趣事糗事抖漏抖漏不亦快哉！我有位老同事和他的同学群则更绝，几十个人租一辆大巴，各人带上炊具，漫无目的游山玩水，或北上鲁豫，或南下浙闽，或西进川鄂，一出门就是俩仨月，拣便宜的旅店投宿，驻扎下来后，去菜场买菜，在旅店炒炒爆炒，然后集体进餐，经济实惠，气氛浓郁，把盏欢饮，踏醉而归。这样的同学老年生活谁不艳羡？

银发歌者

毛士云

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医嘱少做剧烈运动多散步，遂经常到居家附近的一个广场漫步，常看到几位中老年人晚上在广场的一角演奏乐曲。据说，他们学乐器的时间都不太长，经常到这个空旷的广场上来练习。他们那虽不悠扬偶尔甚至走调的乐曲，却吸引了另外几位喜欢唱歌的中老年人。歌者们唱的大多为老歌，乐歌相和，其声一般，其情却浓，引得许多当时在广场散步休闲的人驻足观看。

歌者中有一位老人，满头银发，嗓子有点沙哑，另外几位歌者经常唱着唱着忘了歌词停顿下来，只有老人一字一句地坚守阵地，唱到大家熟悉的歌词时，歌声重又响亮起来。于是，掌声四起。歌者们受到鼓舞，歌声更嘹亮了。

我是从今年春天看到老人的，春夏秋冬，老人嗓子依然是哑哑的，但歌词却越来越熟。有时，天下雨，“演出现场”就“搬”到广场一个建筑物的廊檐下。也有演奏乐器的人不来的时候，我发现别的歌者都走了，只有白发老人在广场上徘徊，步子虽缓，样子虽安然，但分明能感到他心中的焦虑。

初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风较为寒冷。我又看到了白发歌者，他在廊檐下走动。我们面对面，感觉认识又

似乎不认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后来，还是我打破僵局，主动与他寒暄。他关心我为何天天散步，我如实相告。他说，只要坚持对腰就有好处。我说，你不也坚持吗？他朗笑地说，我不一样我坚持没有目的，我家离这儿有二十分钟的路，来回走能锻炼身体，唱完了歌回家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晨练，这样每天都有事做，日子过得很充实。我用善意的口吻问老人为何一个人不唱、非要等演奏者来了才唱呢？老人又笑着说，我向他们做过承诺，真等不到，我才回家，你不知道，一天不唱歌心里空得很。

尽管我不知道白发老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但我知道老人今年七十有八，这就足以令我产生深深的敬意；但老人不愿一个人清唱，非要等演奏者的举动我不完全理解，我总觉得老人的等待中似乎有一丝固执。

日前，读了一本书，书中的一位西哲说，“衡量人生的，不是你的钱财、相貌与朋友的多寡，而是你在乎谁，是你向谁曾经做出了承诺。”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的眼前始终闪现这位白发老人的身影，耳边似有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做出的承诺——尽管老人不知道他承诺的原因。

周六准备好睡个懒觉，婆婆来电话了，说公公虐待她，不给她吃饭。老公一听就喊我赶紧起床，回家看看。

公公、婆婆都是教师，脾气好、有涵养，一直是亲友、邻居中有口皆碑的模范夫妻。只不过婆婆三年前得了小中风后，身体不好、性格大变，敏感多疑、爱耍小孩脾气；而公公因为年轻时家庭贫困，婆婆一直不离不弃，所以对她言听计从，宽容有加。

到了家里，婆婆正躺在床上抹眼泪呢，公公坐在床边一个劲地劝她起来吃饭。我们一问事情的缘由，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昨天晚上，婆婆突然想吃大米

粥，她就让公公做，公公看到剩饭还有许多，就加水煮泡饭，心想煮得烂烂的也和大米粥差不多。谁知婆婆不干了，非说公公糊弄她，粥都舍不得给她吃，一生气上床蒙头大睡，公公赶紧重新煮了稀饭，又去买了她最喜欢吃的生煎包，然后请婆婆起床吃饭。但是从昨晚到今早，婆婆就是不起来，而且还越想越委屈，打电话给我们诉苦。

我们将婆婆劝起来吃了饭，婆婆心中的怨气还没有平息。她把手伸向公公：“工资卡拿来。”我们忙问，为什么？“我工资都在你手上，以后你再不给我吃，我就自己去买。”婆婆还是满

脸委屈。“你出门都要坐轮椅，怎么去买的？”公公嘟囔着，“那我就等着饿死？我要和你分家，自己钱自己用！”婆婆嚷嚷着。眼看两人又要争执起来，我们赶紧劝说公公：“以后妈想吃什么，您就做什么，不要总想着节省。”看着公公答应了，婆婆脸色才开始由阴转晴。背后我们又劝公公：“您就顺着她，别跟病人计较，如果妈气病了，最受累的还是您。”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回家路上，老公说：“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闹矛盾，都是爸妈为我们调解，现在换成我们来劝他们了。现在是家有老小孩，到我们反哺的时候了！”

家有老小孩

杨春云

养心

刘云芳

心是一个大瓶子，装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朋友的奶奶已是耄耋之年，却每天端坐门前树下，左手捻珠，右手捏针线，细心穿引。她穿成的小包、小动物，个个精巧可爱。朋友说，奶奶有退休金，又有儿女子孙照顾，可她还是要做这些东西，甚至

寻找买主，忙得不亦乐乎。

有人不解，问奶奶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老人家回答得别致，说：我做这些事，只为养心，这珠子得分辨形态，分辨色彩，有时候还要记住数量。想到有人看到它们喜悦的神情，有这些东西装在心里，我才不容易染上老年人常有的悲伤。



快乐有约 侯建平摄

我玩摄影老来趣

陆明华

一直没有想到，退休后，我会心血来潮地拿起相机搞起业余摄影，虽然只是菜鸟一个，却也经历了一些辛酸苦乐。爱好摄影使我养成了勤动手脚和勤动脑筋的好习惯，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其乐无穷。

今年初夏，为了拍摄蝴蝶，我守株待兔般大半天蹲在菜地的花丛里，等待蝴蝶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美丽的蝴蝶飞来，却只是匆匆而过，片刻也不停留，让我无从下手，只能望影兴叹。而有一些蝴蝶，好像是故意来捉弄我的，这朵花停一会，那朵花站一下，等我刚把镜头调好，还没来得及按下快门，它就又飞到了另一朵花上，气得我直跺脚。

一次去拍摄荷花，我绕着莲藕田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上镜的目标。把镜头一对，发现荷叶把荷花压得有些倾斜，我想把荷叶弄开一点，让荷花把腰伸直一些，那样拍摄出来的效果更好。于是，我伸手去弄荷叶，然而，我的手刚碰到荷叶，便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住手！”莲藕的主人，一个六十来岁的大爷走了过来：“我注意你好久了，没想到你真的来摘我的莲花……”我哭笑不得，这下可好，变成“采花大盗”了！

因为经常背着相机顶着烈日出去摄影，又不好意思像那些女同胞一样“全副武装”，和猛烈的太阳亲密接触多了，原本就不白的皮肤就变得更黑了。一位久没见面的老友见到我，不认识似地打量了半天，一脸坏笑地说：“好久不见，原来你是去非洲旅游了呀……”

自从用上了数码照相机后，逼着自己学会使用电脑。我克服困难参加电脑学习班，学会了在电脑上处理照片，学会了用电子信箱给报社发送照片，同时我也学会了打字、上网、聊天和在论坛发帖子等。我脑子越用越灵活，精神焕发，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引起了很多同龄人的羡慕。他们问我有啥养生秘方，我笑笑说：学摄影，动手、动脑又动脑，身体能不好吗？

“80后”走进老人课堂当教师

童中涵

12月5日，记者来到市老年大学二胡班，只见老人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在认真练习二胡。他们拉起二胡来动作娴熟，手指按弦时灵活欢快，班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谈起学二胡对老年朋友的好处，二胡班的老师岳琳滔滔不绝。这个毕业于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的80后老师，以他的专业眼光，总结了二胡对锻炼老年人脑、听力、视力三方面的好处。他告诉记者，通过右手拉弓，左手按弦，老年人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够充分调动左右大脑活跃起来，可以很好地预防老年痴呆。“同钢琴等乐器不同的是，二胡音高位置不固定，需要演奏者凭自己的乐感及听觉去找音高，这对延缓听力老化有好处。”岳琳说，同时通过看乐谱，对老年朋友的视力也有帮助。“可以说拉二胡不仅对老年人全身心是一种锻炼，还能很好地调节心理状态，陶冶情操。”岳琳如是说。

岳琳告诉记者，每天与这些爱好二胡的“老顽童”在一起，他在分享他们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感动。“来我这学二胡的叔叔阿姨，都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我觉得与他们相处，我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孝敬父母。”岳琳坦言，学员们也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疼爱，看他上课比较辛苦，还经常带一些补品给他吃。“有的学员看我上完课后腰酸背疼，就带上自己按摩器给我用。”

对二胡情有独钟的毛桂英，2003年从市一人民医院退休后，就到老年大学学起了二胡。毛桂英说，拉二胡不仅能自娱自乐，还能增进了自己动手和动脑能力。“特别是我们这个德艺双馨的岳老师来了后，我的学习劲头就更大。”毛桂英说，岳老师对老年人既有爱心，又有细心，还有耐心，真可谓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我们遇到不懂的地方，岳老师都是反复教。调音器遇到什么问题，他也是义务帮我们修。”与她有着相同感触的宋维亚，对

岳老师也是赞不绝口。“岳老师来了后，我们班的二胡水平提高很快。每堂课他都要学员上去单独演奏，并一一点评。”宋维亚为岳老师的敬业精神点赞。



学员们正在练习。童中涵 摄